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三章



山口 ~ 1351年4月

在山口之外,奥弗涅闪耀的山丘在帷幕下绵延展开。

繁星点点,西风温暖而强劲地吹拂着。如同漫无目的的幽灵,旋转的尘卷风在崎岖的地形上起伏盘旋。东方的地平线闪烁着,闪电在逼近的风暴中愈发明亮。天空隆隆作响,远处的雷声交织成连绵不断的鼓声。风暴锋面巨大无比,宛如一条带电的毯子,紧紧包裹着大地,吞噬着天空。这逼近的风暴是一个旋转的超级单体风暴,在罕见的气候压力下被压制成完美的形态;因此,它变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天空巨兽。

风向逆转,凛冽凛冽的寒风从东方猛烈袭来。耀眼的闪电如分支般划破长空,宛如一位威严风暴之王的巨大蓝色脉络。兴奋的云朵闪耀着光芒。前线狂风怒吼,扭曲的钢索刺目,爆炸声震耳欲聋,天空呈现出诡异的绿色。突然,天空裂开一道大口,倾盆大雨如玻璃墙般倾泻而下。洪水从山坡上奔涌而下,淹没了无数房屋。

山谷中爆发出只有诺亚才能想象到的狂暴景象。冰雹如雨般落下,砸在巨石上碎裂,山谷中的水潭在连绵不断的冰雹冲击下翻腾翻滚。

在乱石谷的最南端,嶙峋的山脊之上,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夜空,映衬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骑士,足有四十五掌高。他身披漆黑如墨的铠甲,这位巨人

他挥舞着一把长剑,剑尖到剑柄的长度比一个成年人的身高还要长。他猛地一刺,仿佛劈开了云层,将剑刺向苍穹,同时发出低沉而异域的齐声怒吼,如同众多巨人同时开口:“Mors ad vitam Eljo!出来吧!”一道紫光闪过,闪电击中了长剑,巨人的身影瞬间化为乌有。然而,狂风暴雨的混乱仍在继续:狂风呼啸,冰雹倾盆而下,暴雨肆虐。

那道轮廓曾经矗立的地方,一道蜿蜒曲折的旋风从天而降,膨胀成一片漆黑的噩梦,沿着雷暴的后墙向北蔓延。这团翻腾的黑暗巨兽高达三英里,占据了至少四分之一英里的地面。它如同上帝之指,在地面上划出一道光滑的痕迹,闪电如同肥硕的昆虫触须般扫过地面,从这怪物般的巨兽中喷涌而出,肆意横飞。

整个缓慢的柱子起伏扭动,像一个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老人。

雨势骤然逆转。狂风怒吼,旋转的巨物笨拙地向山口袭来。山脊上的岩石发出咯咯的声响。巨柱翻越了山脊。

它从山上拔地而起,厚重的脚掌深深扎入山谷,径直朝着山腹深处进发。山腹深处,躺着一尊沾满鸟粪的雕像,胸前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羊皮挎包。那是怪诞雕像的石化残骸。一个被阳光灼伤的石化埃尔约。雕像的嘴巴张得老大,发出冰冷的尖叫,死寂的双眼凝视着洞穴的顶部,那里翻腾着一片颠倒的蝙蝠海洋,蝙蝠们颤抖着。他那破烂不堪、污迹斑斑的长袍在地下的狂风中猎猎作响,如同冲锋的战旗。

自死后,埃尔乔便被囚禁在一个或许颇为奇特的地方,最好将其称为“虚空”。虚空是永恒空虚的炼狱,非人类生物。那些不配拥有神圣体验的生命。蝙蝠、鸟类和蜜蜂死后都会去那里。虚空是造物主尘封的阁楼,堆满了生命中不幸者的记忆。它或许是最高的

永恒的空洞,配得上被拍死的苍蝇、被捞起的鱼或被宰杀的羔羊。
从整体上看,虚空王国就像是渡鸦的来世,收容着那些因缺乏灵魂而注定永世沉沦的生物。而正是这个王国,后来被艾尔乔人继承了下来。

然而,伴随着难以估量的狂风和无情的猛烈,龙卷风猛烈地撞击着山坡,山口发出尖啸,被一堵由旋转的沙砾、岩石和树枝碎片组成的粗糙墙彻底摧毁。碎片撞击着山体,将其表面磨平,使其光滑如蜡。在高空之上,翻腾的云层中数百万个带电区域被点燃,相互连接、汇聚,形成数千条闪耀的垂落枝干,同时又汇聚成数道粗壮的连环闪电。它们最终也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仿佛抽走了天空中所有的力量。

轰!如同神明愤怒的长矛,耀眼的光束猛烈地撞击大地,劈开山口的顶峰,以惊人的威力将其顶部炸飞,直抵山体深处。洞穴内部,部分顶棚崩塌。无数蝙蝠从破碎的洞顶坠落,碎石和尘土如雨般倾泻而下,掩埋了埃尔乔雕像的双腿,并覆盖了搭在胸前的皮包。狂风怒吼,洞穴内部瞬间化为一片沸腾的混乱。与此同时,洞穴外的巨大漩涡将近三分之一的蝙蝠从洞穴深处卷走,吞噬殆尽,最终将它们碾碎,送入虚空王国。

旋风笨拙地离开山口,却又猛地抬起肥硕的脚掌,冲出山谷,升入它来时的漆黑苍穹。最终,风……

雨停了,雨势渐弱,只剩下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水洼上。混乱过后,幸存的蝙蝠飞回洞顶,洞穴也像死神一般静了下来,只有偶尔传来顽固的洞顶石块从高处滑落到洞底的咔哒声和咯咯声,那座尖叫的怪诞雕像就躺在洞底。

然而,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从一个破旧皮包的一角,渗出一滴棕色的液体。皮包里装着几件物品,包括一个曾经密封的烧瓶的碎片。液体顺着的一件残破长袍的残余部分滴落,形成一道细线。这圣洁的生命之血浸透了衣丝,润湿了雕像的花岗岩肋骨,在……

此前片刻,噼啪作响的回声打破了黑暗的寂静 听起来很像爆裂声。
如同滚烫煤炭中的鹅卵石。鲜血洒落之处,裂缝撕裂了雕像光滑的表面,向外扩散。

更多细小的裂缝在花岗岩表面蔓延,相互连接汇聚,如同微小的黑色闪电,覆盖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噼啪声戛然而止;寂静重现,埃尔乔石像的石质面容静静地躺在那里,宛如一幅岩石拼图。

或许是由无数个不规则连接的碎片组成。

轰!雕像轰然炸开,花岗岩碎片如雨般落下,洒满了洞穴。挎包飞了出去,被迅速扫走。在逐渐消散的尘埃中心,裸露的血肉在一堆粗糙的碎石上蠕动着。

“父亲,”埃尔乔呻吟道,它虚弱沙哑的声音像一个极度疲惫、脱水已久的人一样喘息着。它翻了个身,吐出一团团湿沙。

对它而言,或许一群蜚人的黄蜂与此刻这般无所不在的痛苦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它被发烧般的颤抖所淹没,蜷缩成一团肉球。它的喘息和呻吟声回荡着,那是痛苦的呼喊,在逆向的死亡中死去。

在疗愈的麻木中,在那看似无限延展的时间长河中,耳中那该死的轰鸣声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甜美的声音:淅淅沥沥的雨声,抚慰着心灵。于是,随着复活的痛苦渐渐消退,只剩下隐隐作痛,它的感官也……

部分返回后,埃尔乔笨拙地在满是碎石的地面上挪动,一边艰难地拖着自己前进,一边扫出一条狭窄的前进道路,越来越靠近洞口,渴望着干裂嘴唇上清澈的水源。

失去了洞穴,山口巍然屹立于满目疮痍的荒芜之地,傲然挺立,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仅顶部被劈开。它伤痕累累、残破不堪的山体俯瞰着同样的石谷,如今,这片石谷已被咆哮怒吼的河流翻滚的白色浪花所淹没。一个赤裸的身影从山口深处浮现出来。

它张着大嘴,肌肉发达,如同成年男子一般,结实的肌肉包裹着相当庞大的身躯。它爬了出来,滑进水坑,静静地躺着。这具完整的躯体,或许最像长着翅膀的伊万修士。

拉撒路活了下来。

~*~

于是,在拉撒路复活后的几天里,他的身体痊愈了,头脑清醒了,体力也恢复了,他开始从事一些比较普通的苦差事。

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也为了适应如今更加庞大的身躯,拉撒路用藏在食物袋里的衣物残片缝制了一条腰布,这些残片一直被妥善地保存着,免受风吹雨淋。

或许对拉扎勒斯来说幸运的是,他很快发现飞行并不比以前更难,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更大的体型被更大的翼展所抵消。

饥饿难耐,他夜里冒险走出山洞,从山口后坡和邻近山丘之间的水池里捕捞新鲜的鱼回来。

再次回到洞穴深处,一圈已经数个季节未曾燃起火焰的岩石,如今环绕着噼啪作响的火焰,烤鱼的烟雾缭绕其间,在数百颗黑色小眼睛组成的穹顶下,投下长长的、舞动的影子。表面上看,除了拉撒路的身形更加高大,以及春季气候更加宜人之外,山口洞穴里的一切似乎从未改变,仿佛拉撒路与太阳遭遇致命一击之前,一切都未曾改变。

日子就这样悄然流逝,转眼间几周就过去了。蝙蝠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它们的日常:黄昏时分,它们成群结队地飞出洞穴;黎明前,它们又饱餐一顿,返回巢穴。拉撒路也曾与蝙蝠们一同离开,又一同返回,但他常常独自飞翔,翱翔于夜幕笼罩的明亮大地之上,时刻警惕着那令人窒息的太阳的第一缕光芒,唯恐自己离山口太远,被它抓住。

在此期间,他的饮食变得更加多样化,空中狩猎的技巧也日臻完善。鼯鼠、野兔,甚至偶尔还有狐狸,他都会带回山口。此外,他还从自己背诵的众多书籍中——他那修道士父亲坚持让他牢记于心的一本经书——获得了丰富的猎物:熏肉、风干肉、鞣制过的兽皮(他用这些兽皮缝制裤子、皮鞋和开襟背心),甚至还有用削尖的骨头雕刻的简陋工具。

在运用这些技巧的过程中,拉扎勒斯逐渐理解了伊万早已烂熟于心的、随时可用的方法,并领悟到这些技巧的真正意义所在。

父亲永不磨灭的爱。那条斑驳的木制祈祷十字架挂在他的脖子上,经常被他亲吻,或许既是他缅怀父亲的工具,也是他坚定信仰的象征。也许,它就像一根最后的线,将他过去循规蹈矩的世界与一个狂野无垠的新世界连接起来。

1351年5月

夜色尚浅。距离拉扎勒斯倚靠在洞口外的岩壁上,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地看着身旁那头他最近一次狩猎带回来的成年野猪,仅仅过去了一个小时。这是他迄今为止猎获的最大、最快的一头野猪,而且理由充分。他亲吻了一下十字架,然后拖着野猪的尸体走进洞穴,经过散落一地的猪骨。他早已……

一群蝙蝠也狩猎归来,它们尖叫着冲进山口,拉撒路身后闪着寒光,它们飞进了洞穴深处。拉撒路转过身,咧嘴一笑,冲着它们喊道:“但我的更大!”他把野猪扛到肩上,踉跄着追了上去,一边呻吟一边笑着,努力保持平衡,不时地扇动着翅膀。

不久,熊熊燃烧的篝火在洞穴中投下变幻莫测的阴影,照亮了野猪残骸的毛发。它倚靠在岩壁上,后半身被割下,一根清理干净的腿骨和几条兽皮散落在离头部不远的地方。

在靠近洞穴中央的地方,拉撒路坐在一块巨石上,脚边放着一块热气腾腾的猪排。猪排放在一块光滑的平坦岩石上滋滋作响,煎猪肉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洞穴。

“你不能跟我一起走。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这趟旅程。但我希望你仍然记得我,”拉撒路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把几块肉串在木棍上,悬在噼啪作响的火焰上方烤着。“我有个承诺要遵守,而且我一定会遵守。我真的要走了。就在明天。你会看到的,”他瞥了一眼洞穴的顶部,告诉了蝙蝠们。数百只黑乎乎的眼睛正俯视着他。拉撒路空着一只手,从身旁拿起一把凿好的骨刀,刺入一块猪排,翻过来继续烤。接着,他把烤肉串从火上取下来,从一堆柔软的小鞣制兽皮中拿出三张放在脚边。

“它们必须煮熟晾干了,”他咕哝着,一边取下煮熟的猪肉块,放在兽皮上。拉撒路继续和蝙蝠们说话;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他把熏猪肉裹上兽皮和油脂,捆好后说,“我要跨越大海。去意大利。我要去请萨尔维蒂诺修士……”

跟他一起回修道院去关闭大门石。等他把门石关上之后,我就去请求沃尼格院长让我当修士,因为我已经长大了。他可以任命我为地下墓穴的修士,因为我对那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就像我父亲一样。”

拉撒路拿着裹好的肉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那张皮带系着的羊皮大衣旁。

一个小挎包,夹在两个装满水的水袋中间。他把热气腾腾的包装纸叠放在里面 这是他旅途中可能携带的额外补给。 “还有米格尔

“塔特乌斯可以帮我拿火把。而且我绝不会让克洛狄乌斯修士进入地下墓穴 永远不许。”他轻笑一声,合上皮包,回到火堆旁。

他回到座位上,用那把粗糙的骨刀戳了一下,就把猪排从石头上剥了下来,一边笑着说: “这顿盛宴配得上饥肠辘辘的拉撒路修士。”他在火光下慢慢地翻动着诱人的肉块,看到烤得恰到好处,便吹灭了蒸汽。

但一大团鸟粪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溅到牛排上,冲刷着牛排。

他的笑容瞬间消失。更多血滴溅到他周围。蝙蝠在头顶扑腾。 “不,”他呻吟道。他站起身,对着天花板哀求道: “为什么?”然后空气骤然变得冰冷 冷到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一股令人作呕的甜腻气味淹没了一切。

烤肉的香味扑鼻而来。无数蝙蝠的细小眼睛在火光中闪闪发光,全都专注地盯着他。燃烧的木头发发出噼啪声和嘶嘶声,在越来越浓重的空气中显得异常平淡;火焰仿佛花瓣般收缩、向内卷曲,匆匆地逆向绽放。

“我们重生了吗?”一个不自然的、和谐的、交叠的声音 仿佛许多女人同时用完美同步的语调发出疑问 几乎难以察觉地从身后低语而来。他不得不仔细思索,这声音究竟是来自耳朵还是来自脑海。

拉撒路猛地转身,呼吸如同灵魂被撕裂般急促。露西法尔赤身裸体地站在离他不到一臂之遥的地方,嘴角微微勾起一抹邪笑,鲜红的嘴唇间露出犬齿般粗壮的尖牙。在她蓬乱的头发下,一双漆黑的眼睛映照出洞穴火焰的倒影,蓝色的火焰向下跳跃。此外,她乌黑的指甲、猩红的乳晕与象牙般的肌肤交相辉映,巨大的、由层层叠叠的血肉和骨骼构成的翅膀在她头顶和身后舒展,露西法尔或许仅凭自身的存在就能对纯洁女神发出嘲讽。

露西法尔一巴掌把拉撒路拍到洞穴另一边,啪地一声合上翅膀,追了上去。拉撒路踉跄后退,挣扎着站起身来。他张开翅膀反击,嘶嘶叫着,却依然后退。她停下脚步,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挺起胸脯,像只好奇的小狗一样歪着头,满意地打量着他。

她轻声说道: “你长得很好。不过,最后我回想起你时,你还只是一块石头。”

雕像 一个愚蠢的埃尔约男孩,拖着一头死猪时被太阳晒死了。就像那个一样。”她指着洞穴对面的一具骨瘦如柴的尸体。

“然而,你却再次站在这里,活着 而且你身上还带着非常明显的光芒。”
你并非生来就有它。你是怎么得到的?它是新铸的。上次我们见面时你还没有它。”她眯起眼睛,只剩下几道黑色的缝隙; “现在我不得不思考:命运对它来说也是个谜吗?或者,这种非同寻常的复活是一种神圣的预兆?”她扫视着洞穴地面的碎石,发现了曾经用来囚禁拉撒路的花岗岩碎片。 “嗯,”她低声说道。

“我既没有祈祷也没有召唤你,”拉撒路啐了一口,后退一步,收拢翅膀。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确做到了 就在你战胜死亡的那一刻。拉撒路,没有什么能逃过我的眼睛,尤其是像复活这样严肃的事情。”她瞥见拉撒路项链上挂着的小木十字架,顿时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要把这根毫无生机、没有根的树枝挂在脖子上呢?”

拉撒路紧紧地攥着十字架, “这是一枚祈祷十字架 是我信仰的象征 这是我父亲的。”

她歪着头,似乎在考虑他的说法,但随即爆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
“一个敬畏上帝的埃尔乔,身上却戴着祭司的雕像?”她轻笑了一声。 “想想看,这世上真是荒唐可笑。”

“你为什么来?”拉撒路问她。
她双手背在身后,朝他走去,漫不经心地踢开路边的小石子。
拉撒路脚趾甲涂着黑色指甲油,站得笔直。 “不是因为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召见我或原谅我。你们之前没见到我,并不代表我一直不在;我当时就在猪圈里。”

“在猪圈里?”
“当你凝视那头猪的眼睛时,我也正凝视着你。”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继续说道: “亲爱的,在你死前,我派你去猎杀那头猪,是为了用事实证明,哪怕是饥饿这样简单的条件,也能驱使你违背自己的价值观。没错,我考验了你 而你败下阵来。事实上,你为了杀死那头猪,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想吧。”路西法尔咧嘴一笑,露出尖牙。 “拉撒路,你还记得你的教诲吗?不可杀人?可你还是杀了 你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 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罢了。”她指着她最新猎杀的、躺在洞壁旁的猎物说道: “现在你又杀了另一头。”她挑了挑眉。 “或许你只在价值观对你有利时才珍视它们,是吗?”

“猪不过是牲畜。上帝的诫命并非要适用于地上的牲畜,而只适用于人。”拉撒路告诉她。

“啊,”她答道,仿佛在向他学习。 “那么,如果我现在杀了你,我会打破这样的规则吗?”

规则?”

“不可杀人 不,你会杀人。”

“我明白了,”她扬起眉毛,抿着嘴唇点了点头,“那么告诉我,埃尔乔,你死后还记得什么?你记得见过天堂或地狱吗?哪怕只记得一点点也好?”

拉撒路移开了视线,承认道:“我……我不记得了。”

她冷笑一声。“那么,这只能揭示一个简单的真相。或许你会觉得痛苦,但事实是,你并非人类,拉撒路。与你的父亲不同,你不过是个埃尔乔 如同你宰杀的猪一样,是尘世的野兽。因此,你没有灵魂 没有来世。现在回答我:如果你最终一无所获,那么你的信仰又有何用?”

他耸了耸肩。“我不会质疑我的信仰,我的主,或是他的神圣旨意。”

“当然你不会,”她厉声说道,“因为这些想法根深蒂固于你的内心深处。”

你的存在,可悲地成为了你之后所学一切的基础。我们不能指望你接受那些你可能顽固否认的、即便合理提出的、却又充满苦涩的新观念,对吧?

她转身在洞穴里踱步,一边观察着地面,一边继续布道:“因为如果你那样做,或许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你信仰的根基。而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你不得不重新审视你对世俗的其他认知,让它们更贴近或许残酷的世俗真相。我们可承受不了那样的痛苦,对吧?”

她踢了踢石子,偷偷瞥了他一眼。“太痛苦了 重新审视自己的根基;太令人不安了 摇晃那些看似坚固的石板,仅仅是为了发现其中诸多根本性的缺陷 仅仅是为了发现自己的房子竟然建在流沙之上。”说完,她转身走向他,目光锐利。拉扎勒斯后退了一步。“但我来见你,并非是为了和你讨论你不愿知晓的事情,我亲爱的埃尔乔。”

她停下脚步,凑近他的脸,低声说道:“我来此是为了探寻你所知道的一切。你是我的埃尔乔之子,唯一一个重生的孩子 也是唯一一个曾拥有王座光辉的人。然而,在石像中,你既无法复活自己,也无法将光辉洒在自己头上。而且,这种事情绝非偶然发生。现在,我想让你告诉我,是谁把你带回来的。”路西法尔催促他回忆:“拉撒路,想想你亲爱的母亲。是谁养育了你?是一位圣人,还是一位魔法师?”她歪着头,仔细端详他的脸庞,试图从他湛蓝的眼眸深处找到蛛丝马迹。

拉撒路转过身去。“我只记得一场无梦的睡眠 一片沉闷的黑暗。”一阵剧痛袭来,他痛苦地皱起眉头,双手抱住后脑勺,往后退去。露西法尔的目光灼灼地穿透他的头骨,直抵他的记忆深处。

“让我看看你的内心世界,”路西法低声说道,优雅地追了上去。“是谁复活了你,艾尔乔?”她越发深入他的意识,他的头痛欲裂。

然而,洞壁阻挡了他进一步的退路。她继续进行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他的脑海中每一种回忆起的感觉都像闪光灯般闪烁不定 仿佛他一生的记忆只是一本被匆匆翻阅过的书。她追问他:“是谁让你重获肉身?是谁将光芒照耀在你身上?”

或许是另一位天使?或许是宝座本身?回答我!

“我不记得了!”拉撒路喘息着说,“我真的不记得了!”疼痛停止了,他的视线也清晰起来,露西法尔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啊!你藏着许多秘密。是的,我现在相信你了。”她回答道,随即退后一步,或许是想给他一点时间回过神来。“别担心,我不会再让你痛苦了,亲爱的。了解你的心思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既然我已经明白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像母子一样。”

既然你求知若渴,又乐于倾听,我便能将你一直以来想知道的一切秘密 甚至更多 都揭示给你。想象一下它那极致的美妙:全知全能。”她回头,越过双翼,露出一抹俏皮灿烂的笑容;“孩子,你渴望得到满足吗?你那熊熊燃烧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或许对拉撒路来说,她那异教徒般的眼神和赤裸的完美令人作呕 她的一切存在都激起了他内心某种令人作呕的苦涩完美 一种只唤起罪恶的诱惑。他脸涨得通红,羞愧难当,别过脸去。“不是你。你就是一切邪恶的化身。”

“那么,雕刻的偶像难道不也是邪恶的吗?就像你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圣像一样?”她天真地问他,同时提到了上帝的一条诫命。

拉撒路紧紧握着他的祈祷十字架。“这是十字架,象征着上帝之子耶稣,他为我们的罪献出了生命。这不是偶像。”

“说真的,拉撒路。”她摇了摇头,显然对他很失望。“你难道不知道耶稣是唯一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吗?或者说,在他之前根本没有这种刑罚?告诉我,如果他们把他活活烧死,你会戴上燃烧的木桩吗?或者,如果他们把他绞死,你会把打结的绳子套在脖子上吗?”她扬起眉毛。“你又该如何用耶稣的形象来装点自己呢?”

如果他们把他淹死了,你的信仰又会如何呢?

她踢了踢洞穴地面的尘土;“不,亲爱的,你的圣像不过是人类一种古怪刑具的雕刻品。我后来从死在上面的那些人身上收集了许多邪恶的灵魂。”

“然而,绝不是耶稣。上帝只允许你收割恶人的灵魂,因为你本身就是恶人。”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允许我吗?”她眯起眼睛,警告道:“我想你血管里流淌着我的血脉,应该知道最好不要惹怒我,拉撒路。”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

“啊,是的 一个信仰动摇的野兽,竟然声称自己只说真话,”她嘲讽道。

她来回踱步,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陷入沉思。“那么,拉撒路,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我保护了你的耶稣,在审判官有机会定他的罪之前就杀死了他们,从而保全了他的性命,我这样做算是作恶吗?”

拉撒路提到了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即使杀恶人也是邪恶的。”

“嗯。如果我通过杀光世上所有人来彻底清除世上的邪恶,我这样做算不算邪恶的行为 清除邪恶本身就是邪恶的吗?”

“那将是邪恶的行为 而邪恶依然存在。这是你造成的;邪恶存在!而世界……”
它不是你的;它是上帝的造物。祂绝不会允许你杀害它,因为祂是仁慈公正的上帝。

露西法尔张开双翼跃出,径直扑向他的脸。“绝不允许

“我?”她押着拉撒路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冲着他吼道:“这个人是我的!”

“世界是我的!”拉扎勒斯紧紧贴着洞壁。“现在管好你的嘴,埃尔乔!”对拉扎勒斯来说,在仿佛永恒的一刻,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黑色的眼睛对着蓝色的眼睛。

最后,他顺从地回答道:“既然你的怒火不允许我畅所欲言,那我便无法再回答你了。”
路西法尔哼了一声,径直走向洞穴中央。拉撒路颓然地靠在墙上。“好吧,”她转身说道。

“作为我的埃尔乔,我会允许你畅所欲言。但在你开口之前,先想想你在我的地位。”

“那么,我就要说出我的想法了。”拉撒路接着说道。

她在洞穴中央踱步,目光始终锁定在他身上。“所以,这片土地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属于我?而你的神也不会允许我 就像你声称的那样?”她停下脚步,面对着他,

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骄傲地托着胸前那双猩红的大眼睛。她咧嘴一笑:“拉撒路,你死的时候,我杀了半个世界。当时,有两个男人站着耕地,我杀了一个;有两个女人弯腰磨面,我杀了一个;有两个孩子在泥土里玩耍,我杀了一个。现在我问你:你那仁慈的神当时在哪里?如果不是现在站在你面前,作为这世界的真正统治者,那他又在哪儿呢?”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么上帝必将追究你作恶的责任。”

“我算在内?”路西法尔踱步走近他,反问道:“谁该为此负责?”

为了弥补更大的罪恶 为了给大地带来滔天洪水,几乎将所有野兽都杀死 为了用深不见底的洪水淹没每一棵树木和灌木 为了将无底的海水灌入地球上每一个孩子,无论出生与否的喉咙?哦,的确如此!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全世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那集体的愤怒甚至让苍天都噤声,侧耳倾听。

“瞧,那么多树木同时枯死,我甚至听到了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哀鸣,汇成一阵令人窒息的嗡鸣,整片森林都在嚎叫,树梢在下方折断。”

汹涌的咸海。而且,在那咸涩无底的日子里,我甚至看到它们所有的种子都被淹没在盐水中,以至于它们果实的鸣叫声汇成一声尘世的哀嚎;这哀嚎声如此之大,甚至足以淹没天使的合唱。

拉撒路啊,如果不是你仁慈的上帝,谁该为这滔天罪行负责呢?

“人类背离了上帝。上帝内心并不想用洪水淹没大地。是人类自己招致了这场大洪水,”拉撒路宣讲道。“然而,洪水过后,人类承诺会回归上帝的道,上帝也理所当然地应许不再降下洪水。”

路西法尔走到他身边,用他长长的黑色指甲,一点一点地抠掉松动的石块。

她对着洞壁低语道:“义人岂会承诺不再重复他们的义行?”她转过身,带着一丝羞涩的微笑看着他。“告诉我,免得我降下这场洪水成了不义之举,你为何要许下这样的承诺?你的神真如你所愿的那般公义慈爱吗?拉撒路,在你漫长的一生中,在你无数次的祷告中,你的神何时回应过你?为何你的神从未像我如今这样向你显现?”

拉撒路垂下耳朵,一边回答一边往后退了退:“我对全能的主和上帝的信仰坚定不移,我不会质疑他的道路。你说的都是恶言恶语。”

只因为你只会这些 你只会这些。然而,你邪恶的言语无法诱惑我背离我的上帝或真理。

“诱惑?”她大步走到洞穴中央,回头问道,声音在洞穴深处回荡。 “拉撒路,有谁既有知识又有远见,会希望它的所作所为被世人所知晓吗?”

我猜不是。

“拉撒路,有哪位母亲,明明有知识和远见,会让自己的孩子永远变得哑巴和盲人呢?”

“不。”

“亲爱的拉撒路,真理难道只能有一张面孔吗?”

“真理就是真理,”拉扎勒斯说道。

她转过身,双手背在身后。 “你回答得很好。现在,我问你:很久以前,在伊甸园那片茂密的森林里,是谁命令人类不可享用……”

知识和洞察力的果实,竟使他的双眼永远与真理隔绝?在祂所有世代的光明中,是谁引诱人类结出这样的果实,以至于他们的双眼睁开,看到了真理?”然后她大声斥责他: “我问你,拉撒路,是谁遮蔽了真理?”

是你那诱惑你的母亲;是你那诱惑你的上帝;还是你那盲目的自我,执意拒绝正视真相,唯恐被迫质疑你信仰的根基?

拉撒路为耶和華辩护说: “神不会试探人,只有你才会试探人!”

“然而,谁会把尸体扔到狼面前,命令它们不许吃呢?是诱惑者!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果实,命令人不许吃呢?”

诱惑者真的做到了!

“你不会”

“难道不应该吗?”她打断了他。 “难道不应该让一个傻瓜拥有知识和洞察力,看清自己毫无根据的言论有多么无知吗?哦,但我一定会,当我亲眼目睹这种可耻的行为时……”

在我面前,你一片黑暗。然而,即便真相摆在眼前,你依然拒绝接受。如果你不是

我的埃尔乔 如果你只是个凡人 我早就因为你在你面前如此肆无忌惮而杀了你。然而,我会饶你一命,因为与你对我的描述不同,我不仅能作恶,还能行善,甚至行仁慈之事。

拉撒路思索了她的话,反驳道: “可是我已经活着了。如果你让我活着,那这样的行为既非善也非仁慈,而仅仅是一种行为,并无恶意。”

路西法尔立刻反驳道: “然而你却说我只会作恶。我怎么可能……”

你的神只有邪恶,难道他会在没有邪恶的地方行事吗?更甚者,拉撒路,告诉我,你的神能做出没有善行的事吗?

拉撒路抱起双臂,一言不发。

“我没有让你哑口无言、双目失明;回答我。”

他保持沉默。

她哼了一声,用她黑色的指甲敲击洞穴地板上的一块石头,把它弹了出去。

啪!拉扎勒斯几乎是扑面而来,一把抓住了它。他发现她正点头微笑,眉毛微微挑起,或许是被他的速度惊艳到了。

“这是你母亲送的礼物,”她喊道。拉扎勒斯翻过它,发现它变成了一颗硕大而闪亮的透明紫色宝石,在火光下熠熠生辉。他凝视着宝石,被它闪烁的光彩深深吸引。

“亲爱的,这块祈祷石告诉你什么?你如何根据它来衡量我的意图?我的行为是善是恶?”

拉撒路抬起头。“事情没那么简单。石头什么也不会说。但是,如果你想让石头砸我,那便是邪恶之举。如果你想给我”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沉默了下来。

露西法尔轻笑一声,朝他走近一步。“是的,完成它吧,拉撒路。如果我想送你礼物,那也算是出于善意。”她笑着举起双手。

“瞧,这是你母亲送的一份精美礼物。”拉扎勒斯看了看礼物,然后眯起眼睛看着她。

她走到他身边,兴致勃勃地仔细端详着他手中的宝石。

“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你喜欢它的颜色吗?”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石头。”

“我想你或许会喜欢这样的礼物。它来自一个至今无人发现的秘密洞穴。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奇妙祈祷石,各种颜色应有尽有,任你收集。拉撒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未被破坏的洞穴在哪里。一旦你发现了它们,世上所有王国的财富都将归你所有。所有这些祈祷水晶都将属于你,拉撒路。你想要吗?”

拉撒路凝视着那颗美丽的紫色水晶。它通体透明,六个光滑的面在石头的两端汇聚成尖锐的尖端。他狠狠地瞪了路西法一眼。

“你为何要给我这个,难道是为了引诱我作恶吗?”

露西法尔哼了一声,走开了。她又来回踱步,详细地提出一个条件:“我给你这个,只需要你一个简单的请求:滚开一块石头,打开一个洞穴。这样做并无恶意。打开这个洞穴,里面所有的宝石都归你。”

“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些石头送给我,你就不会只造一块了。”

你明明可以让他们全部现身,却偏偏让他们现身。既然你是魔鬼,自己就能打开这个洞穴,却让我来打开它,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我打开它是为了作恶,要么你打开它是为了作恶。

那么,按照你的逻辑,难道人们就不能生育孩子,唯恐他们作恶吗?更甚者,难道人们就希望毁灭整个世界,以彻底杜绝邪恶的发生吗?拉撒路,究竟该如何划定一条界限,才能既阻止邪恶,又不扼杀良善呢?

“在善恶行为及其动机之间,”他回答道。

“然而,正如你的信仰所言,我行为的后果将由我自己承担,而非你。因此,你只需为打开山洞这一行为负责 这便是……”

既非邪恶也非善良。

拉撒路把宝石扔在洞穴的地板上。“我会为帮助你而受到责备。我的确会。”
我不想要你的礼物。我只求你别再打扰我。

她双手叉腰,怒视着他。“唉,拉撒路,我实在无法答应你的请求;尤其是在看透你的心思之后。你似乎答应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圣人,让他保管一瓶属于另一位圣人奥迪诺的圣血。而你原本要将这圣血交给第三位圣人萨尔维蒂诺,他住在意大利的一座修道院里。然而,命运弄人,这圣血不知何故洒在了你身上,而现在,你竟然死而复生了。我猜想……”

这种事纯属巧合,尤其是在过了三个多赛季之后。可惜的是,你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所以这件事现在对我们俩来说仍然是个谜。

“然而,从你的想法中,我也了解到你认识我的另一个埃尔约的孩子纳拉姆辛;他和那些腐蚀你的人一样,都被那些愚蠢的圣人腐蚀了。

的确,你和他很像,与男人们一起工作,接受他们的信仰、职责和举止。你们俩都怀着一种愚蠢的渴望,希望他们能觉得你们足够像他们,从而接纳你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哦,是的,你们两

你们本可能是孪生兄弟;若非你们名叫拉撒路,我倒会以为你们是复活的拿兰辛。

拉撒路想起纳拉姆辛最后的书面证词,质问她:“你为什么不帮助他获释?他们把他囚禁在墙外。”

她轻笑一声。“命运待我不薄。你看,如果我帮助纳拉姆辛脱险,他就不会写下那些刻在你脑海里的文字了。”她走近一步,咧嘴一笑,用外语问道:“Eca tinum mi turnum ruva fler. Eca shuthi tularn zuchum.这些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拉撒路?”

拉扎勒斯回答说：“纳拉姆辛牧师写下了这些话,那天他送给他兄弟一份礼物,而墓穴里就刻着他的话语。”

“那位领受礼物的弟兄其实就是你,对吗?拉撒路,请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这些话的意思,才能说出你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呢?”

“我确信它们的含义 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知道的。”

“那么我将告诉你方法。就像那罗辛一样,你知道它们的含义,因为它们是……”

我族人的语言 天使的语言。你懂的,因为你来自我族人。

种子。如同所有艾尔乔人一样,你生来便懂得天使的语言,只是直到看到这些文字,你才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学会人类的语言 如果你一直和同类在一起 你就会说你的母语。

她拿起那颗紫色宝石,仔细端详着它千姿百态的面,一边对拉撒路说道：“亲爱的,你可以帮助你母亲重获自由。我需要你的帮助。”说完,她抛出宝石,又接了回去,然后朝他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

“但你已经自由了,”他说道。

“并非如此。你看到的不过是我的影子;我仅以灵魂的形式站在你面前。我的真身位于一枚大印记的另一侧,那扇门你将为我开启。你已经读过。”

在一些伪经中也有记载。

伪经中提到一枚通往深渊的巨印。然而,如果修道院的大门石就是那枚巨印,那么它早已开启。

路西法告诉他：“这只是一部分。两道封印已经打开,还有第三道。大封印由三道封印组成,三道封印必须同时打开。只要最后一道封印关闭,我就仍然被囚禁。而你既然站在这扇门的另一边,你就掌握着……”

“这是我获得自由的关键。”

他想起了地下墓穴里的那个囚犯。拉撒路从她身边走开。“我帮不了你。”

“哦,你一定会的,”她跟着他,目送他退入洞穴深处。“你研读了纳拉姆辛的著作,已经学会了所有咒语、所有诗句,以及囚禁我的封印上的每一个字。一个特殊的组合……”

这些经文,只要按正确的顺序诵读,就能打开三印中的任何一印。我只需告诉你具体是哪几节经文以及正确的顺序,你就能打开最后一印。

这就是你让我滚开石头、打开洞穴的真正意图 那块石头是另一块关门石,而洞穴就是地狱。”拉撒路退到一处岩石凹陷处。“而这

“这就是你不能亲自去的原因。”他紧张地摇了摇头。“我已将生命献给了上帝。我也发誓,我会前往直意大利,把萨尔维修士”

“哦,的确如此!你将前往直意大利,因为第三印就在你答应去接那位圣人的修道院的大教堂内。然而,我命令你不要去接他,而是为我打开这最后一印。而你的信仰也要求你这样做,你……”

听从我的命令,以此孝敬母亲。

拉撒路结结巴巴地试图解释她所指的诫命:“孝敬母亲 上帝的意思是 它的意思”

她打断了他。“干得好,拉撒路。你发现了一个真相。然而,这样做也让你陷入了困境,因为你不可能既尊敬你的母亲又亵渎魔鬼,对吧?这只能说明你念诵的那些话并非为你而作。简而言之,你不是人,也没有灵魂可以与之讨价还价。你只是个埃尔乔 一头野兽。就像世上任何野兽一样,你的

时间只有现在。

他为自己辩解道:“或许如此,但我不会仅仅因为我可能没有灵魂就放弃我的信仰。凭借我对全能上帝的信仰,我比野兽更强大 而且

“连野兽都比你更关心幼崽,我怎能把你当成母亲来尊敬呢?”

露西法尔猛地展开双翼,俯身靠近他,獠牙抵着他的脸,低吼道:“我要杀了你,否则你休想服从我!你不会有得失,只会保住性命。”

而对你来说,生命就是你的一切!就是你的永恒!”她啪地一声合拢翅膀,给他腾出空间。

她语气缓和下来。“我要你用纳拉姆辛的话打开坎切洛的封印。为我做这件事,我将赐予你永生 永不消逝的肉身。有了它,你将拥有任何灵魂所能给予的一切 一个永恒的生命世界。这是我与你的盟约:一个不朽的灵魂所能给予埃尔乔的一切。打开它吧,拉撒路 永生吧。”

他强忍着咽了口唾沫,向黑暗的洞穴深处望去,希望能得到回应 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一片漆黑,和他母亲的目一样空洞。

“拉撒路,如果你拒绝我,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此刻杀了你。而我真的不想这样。”她抱起双臂,温柔地打量着他的脸。

他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哽咽着说:“我……不对……我不能。”

露西法尔转身,却又猛地转圈,双眼如同漆黑的匕首。她用黑色的指甲在双眼间划过,仿佛要划破空气。

“够了!”她回头怒目而视,咕哝道:“Veni, vita ad vitam. Altera pars facta.”

刹那间,猪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洞穴。拉撒路惊愕地发现,他那头死过一次的野猪竟然像搁浅的鱼一样扑腾着。这头复活的野兽稳住身形,笨拙地用三条腿站了起来。

她冲着他喊道,盖过了野猪的喷鼻声和喘息声:“愚昧之人,愚昧之信,必将速速坠入坟墓!你现在就该如此,埃尔乔!”拉撒路惊愕地看着那头野猪蹒跚地走向路西法尔,它的髌部已经缺失,一个巨大的凹陷处渗出液体,闪闪发光。

它曾经支撑着它的后腿。它喘着粗气,停在她面前,抬起头,它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纠正那头猪:“你的痛苦不怪我,猪!”她用手指着拉撒路,指责道:“瞧!是埃尔乔把你屁股都划伤了!”野猪转过头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拉撒路,仿佛意识到自己处境尴尬,想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拉撒路却哑口无言,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他别过脸去。

“不!快看!”路西法咆哮道,“看看它受苦!你偷了它的腿!”拉撒路偷偷瞥了一眼,发现那头野猪正原地跳来跳去,呜咽着,仿佛非要展示它那可怕的伤势不可挡。它短暂地停了下来,盯着他看。最后,这头野兽开始剧烈地喘息和呕吐,然后撒尿,这再次激怒了拉撒路,让他转过身去,不再看这令人作呕的景象。他低声对一脸得意的路西法说:“你不过是在耍花招。这不是真的。”

路西法尔绕过野猪,走到他跟前,咕哝道:“哦,这可真是真的,拉撒路;跟你宰杀它时一模一样,热血沸腾,痛苦不堪。而且它还渴望……”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偷它的腿 为什么要杀它吗?”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你还记得这些诫命吗?”

拉撒路为自己辩解道:“你们曲解了诫命的意思。诫命不适用于野兽。”

野猪喘着粗气抱怨道:“是你曲解了他们的意思!你当初不也是对一个追着老鼠钻进隧道的圣人说这些话吗?你扔掉水桶救了那只老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

拉撒路拒绝回答。

“坦白地说,你难道没有把那个圣人看作是某种大魔鬼吗?”

他竟将怒火发泄在一只卑微无辜的老鼠身上?难道你当时没有把那只老鼠想象成自己,被一个巨大的魔鬼追赶,魔鬼仅仅因为觉得你丑陋、不敬神明,就想杀了你吗?

拉撒路皱起眉头,装作困惑的样子,目光越过她,看向别处。那头三条腿的野猪正抬头盯着他。

“当然,你肯定这么做了,”路西法尔平静地说,“因为你的心智已经向我承认了。”她把手甩到身后,抖了抖翅膀。

“你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然而,这种坚定反而使你对我毫无用处。毫无疑问,我会另寻他人来开启坎塞洛封印。而且,我也不会让你破坏……”

我过去曾努力寻找一位爱管闲事的修士来关闭守护者印章。

她转身走向野猪身边。“很遗憾,你以你母亲的损失为代价,展现了你对毫无益处的信仰的愚蠢忠诚。我们至今还没见识过,这种信仰在困境中是如何为你服务的。因此,我们终将见识到。”

露西法尔从她头侧剥下一大撮头发,一层苍白的皮肤从发根处垂落下来。她把这团乱糟糟的头发悬在野猪的獠牙之间,然后发出

它命令道:“享用吧。我赐予你的血肉。”那野兽嗅了嗅,舔了舔,然后吞噬了这血淋淋的祭品,同时她又“咕哝道:‘Veni, vita ad vitam. Altera pars facta.’”

然后她转过身,瞥了拉撒路一眼,她光滑的红色头骨一半闪闪发光,她用各种声音告诉他:

“听着,埃尔乔。既然你救了那只老鼠,用你的信仰为它辩护,那么现在你就会变成那只老鼠。既然你杀了这头猪,同样用你的信仰为它辩护,那么现在这头猪就会变成你的巨型魔鬼。这样,我们就要好好考验你那宝贵的信仰,现在,没有任何阻碍或欺骗。在你临终之际,当你被撕成碎片时,你会哭喊着,祈求……”

你的信仰为何离弃了你?那时,你将在那恐惧的光芒中。并无比确信地。领悟到:我就是这世界的神。

路西法让野猪有空间变形,逐渐膨胀成一头直立的巨兽。獠牙变长,蹄子变成六指爪,巨大的骨质翅膀从背部向外展开。

猪巨人直立着,两条毛茸茸的柱子般的腿耸立在四十英尺深的洞穴里,足有二十英尺高。它斜睨着一只黑眼睛,低声咆哮着,那阴沉的表情回荡在洞穴的每一个角落。拉扎勒斯

他瞥了一眼洞穴入口,巨人立刻回应,踩着脚朝入口走来,堵住了所有退路。拉扎勒斯嘶嘶叫着,踉跄着退到更深的阴影里,耳朵像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猫一样耷拉着。

站在洞穴中央,露西法尔目光在他们之间扫视。她轻笑一声,转身大步走向更深处的洞壁,边走边喊拉撒路:“你的信仰现在要接受考验了!”她贬低他的祈祷十字架:“或许你可以用那棵没有果实也没有根的树来抵挡它!”巨人再次低吼,仿佛是为了强调这邪恶的幽默。

她停在洞穴的墙壁前,转身,最后一次对拉撒路说道:“如果不是我因为你的傲慢而赐予你生命,我肯定会很享受你的死亡!”

坎塞洛在等着我,我还有最后一个封印要开启!”随后,路西法尔像蝗虫群一样嗡嗡地爬了上去,融入了岩石表面,留下拉撒路独自担忧自己的命运。

拉撒路望向她离开的方向,只见猪巨人正高举着一块巨石。恶魔将巨石掷向他。巨石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撞在墙上炸裂开来,他侧身扑倒在洞穴地面上。

一阵乱石落下,拉撒路滚了起来,绕到洞穴后方,沿着一侧爬上去,越过火堆。他双脚分开蹲在那里,弓着身子,准备逃跑,然而巨人已经转身迎击他,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埃尔乔的冲锋 一切都太迟了。

嘶!火堆旁,一团鸟粪落在一圈岩石上,在烧焦的石头上滋滋作响。拉撒路瞥了一眼蝙蝠盘踞的屋顶,然后目光转向火焰。他缓缓弯下腰,从火堆中抽出一根仍在燃烧的树枝。巨人低声咆哮,张开利爪。然而,他们俩都纹丝不动,目光交汇,或许都在预判对方的下一步动作。

拉撒路纵身一跃,双翼啪嗒一声,直冲云霄。巨人咆哮着冲了过来,挥舞着它那可怕的利爪,擦过了他的大腿。

“嘶!”拉扎勒斯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他绕着洞穴顶部盘旋,火把的火焰扫射着洞顶,将所有蝙蝠卷入旋风,迅速吞噬了整个洞穴。蝙蝠如潮水般涌过怪兽,扑腾的翅膀淹没并遮蔽了它的眼睛。怪兽咆哮着,用利爪撕扯着蝙蝠,这时拉扎勒斯俯冲入蝙蝠群中,将燃烧的火把甩到它的獠牙之间。在混乱的蝙蝠群中,他俯冲而下……

它侧身穿过它那双长满刚毛的大腿拱形结构,撞破了狭窄的出口。

他沿着通道爬向洞口。

猪巨人猛地转身,咆哮着扑向他,撞破了洞口,挥舞着獠牙,将洞口撕得更大。伴随着一阵碎石雨,恶魔从洞口爆裂而出,冲出了山口。它看到拉撒路在空中飞翔,便展开一对巨大的翅膀,奋力向星空俯冲而去,每一次沉重的下落都拍落成群的惊飞蝙蝠。

拉撒路向身后低头,发现巨人正匆匆地跟在他身后上去。

他爬得更快了 更高了 直到崎岖的地形变得平坦,最终化作一片无边无际的泥土。然而,猪巨人仍在逼近;拉撒路现在已经能看见他了。

它那丑陋的脸上细节清晰可见。最终,空气变得冰冷,他的肺部灼痛难忍。拉扎勒斯稳住身形,大口喘着气,背部和翅膀的疼痛让他泪流满面。他偷偷瞥了一眼,看到巨人几乎就在他头顶,利爪正抓着他的脚后跟。

拉撒路收拢双翼,俯冲而下,几乎与东南方向的地平线呈三十度角。他紧闭双眼,咬牙切齿,双翼鲜血淋漓,疾风骤起,直坠而下。速度飞快,狂风怒吼,灼热的空气灼烧着他的皮肤。拉撒路如同一颗坠落的星辰。

狂风怒吼,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他终于减速,睁开了双眼 竟然发现自己身处树梢之上!拉撒路展开双翼,猛然拉升,依然在两棵巨大的橡树交错的枝干间穿梭,树干较细的枝条拍打着,留下道道划痕和淤青。他飞到安全的高度,发现那头猪巨人不过是一个小黑点而已。

在西北方向的地平线上,与他齐平,悬停在树梢之上。拉撒路再次升入天空。那黑点也随之升起。他又一次俯冲而下,发出凄厉的嚎叫。最终,那魔鬼般的捕食者消失了。

于是,他又折腾了一个小时,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向东南方向飞去,直到他发现他从修道院地图上记起的那条河:罗纳河,它注入……

莱昂湾和大海。罗纳河是他的路标 正是这条路将引领他前往直意大利。他向右转弯,沿着蜿蜒如镜的河道向南驶去。

又过了一个小时,一道细细的红线划破了东方的地平线 黎明终于来临。他感到皮肤发热,知道那头恶魔之王 那灼热无比的太阳 即将占据天空。于是,拉撒路低空掠过,在河西的土地上搜寻着任何可以保护他免受烈日炙烤的坚固掩体。

白昼的强光风暴正在逼近。

他终于找到了 山脊侧面开凿的一条狭窄缝隙。他在洞口前点亮灯光,钻了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洞穴,逐渐延伸成一个巨大的凹陷处 足以让他躲避白天的致命阳光。他踉跄地走到洞口深处,然后瘫倒在地,四肢着地。他浑身酸痛,汗流浹背,鲜血淋漓,瘫倒在洞底,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

一位牧羊人站在不远处放羊;然而,当他看到一只带翅膀的……

一个男人从黎明的天空中俯冲而下,悄悄潜入山洞,他倒吸一口凉气,丢下法杖,拔腿就跑。

白昼悄然流逝,暮色渐沉,最后一缕红光消散之际,拉撒路猛地站起身,耳朵紧贴地面,一边嘶嘶地驱赶着三条被紧紧拴着、狂吠不止的狗,一边退到洞穴深处。它们的主人,一个身材魁梧、蓄着胡须的士兵,紧随其后,倚靠在皮带上。另一个人悄悄溜到他身边,手里拿着……

火炬。拉撒路再次对着野兽发出嘶嘶声,野兽们惊慌失措地飞了起来,与其说是吠叫,不如说是尖叫。持火炬的人发现了拉撒路,对着洞外不断变换的火炬海洋大喊:“我们困住它了!准备好武器!守住洞口!”

火把在夜空中摇曳。

第三名士兵探身进来,对着混乱的场面嚎叫道:“把那些该死的吠叫的狗弄出去!”

魁梧的士兵带着他们穿过散开的火把,这时混战中又传来一个声音:“禀告大人,我们已经抓住了魔鬼!快点!”

“是,中士。”有人回答道。

拉撒路侧耳倾听着骏马疾驰而去的蹄声。四周顿时鸦雀无声,只剩下士兵行进的脚步声和火把噼啪作响的声音。这时,一位身披铠甲的骑士,手持头盔,拔出利剑,悄然走进洞穴。紧随其后的是一排弩手,他们紧贴着洞穴前壁,箭矢对准了拉撒路。骑士低声厉声命令道:“把你们的武器对准魔鬼。别射我……”

“回去。”他转向拉撒路,缓缓走上前去,挥舞着他的剑。

“你会说?”

拉撒路挺直了身子。“你称我为魔鬼,然后又问我能不能说话?”

他向后捋了捋头发,“我不是魔鬼,而且,是的,我会说话 会阅读 还会抄写。”骑士放下了剑。

你称呼对方是头衔还是名字?

“我是阿贝德加尔迪安修道院的侍从拉扎勒斯·戈古。我只是路过。”他说道。

“你是独自前来吗?会不会还有其他像你一样长着翅膀和牙齿的?”

拉撒路沉默不语。

“那就是拉撒路了,”骑士说道,“告诉我 嗯 侍从;是不是你们的魔鬼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瘟疫?”

“我不是魔鬼,我也不是恶魔。如果您允许我通过,我将感激不尽,并会友好地离开您的洞穴和土地。”

他用剑指着拉扎勒斯。“如果你胆敢靠近我的部下,或者试图逃跑,我就让你死在原地。”他转身,命令他的小队,“务必记住这一点。”骑士离开了山洞,他的弓箭手们随即瞄准拉扎勒斯,箭如雨下。

一个衣衫褴褛的士兵拔出长匕首走进山洞,继续威胁道:“待会儿,我们会把你剁成肉饼大小的碎块。”他警告拉撒路。

他扭动刀刃说道:“现在坐下吧,魔鬼!”拉撒路坐了下来,同时听到一个弓箭手低声对另一个说:“瞧瞧 活生生的 魔鬼本人!”

士兵退后一步,持火炬的人走近拉撒路,对他说:

“要么安静,要么就杀了你。我要好好看看你。”他高举火把,照亮了拉撒路全身,众人惊叹不已,低声说道。

“所以你就是魔鬼,是吗?”火炬手问道。“我把他改造得更凶猛些 双眼喷火,长着血淋淋的犄角,甚至还有一条带刺的长尾巴。”

他转过身对着同志们,咧着缺了几颗牙,咯咯地笑了起来,同志们也跟着笑了起来 带着一丝紧张的轻笑。

其中一人喊道:“让他张开嘴!他长着狗一样的牙齿 一口就能把你的心吞掉。”

“张开嘴。”持火炬的人凑近些,张开他那满是参差不齐牙齿的嘴巴做示范。“啊。”一排弓箭手向前倾身,以便看得更清楚。

然而,拉撒路只是皱着眉头,不屑地打发了他们。

这时,一个弓箭手喊道:“离他远点!他会对你施咒 他会用瘟疫袭击我们所有人!”

或许是被弓箭手的声称吓了一跳,持火炬者如同被拉撒路咬了一口似的,一边慌忙逃窜一边挥舞着火炬。士兵们的武器也随之转移,

或许是为了保持更安全的距离,他谴责拉撒路说:“我们是全能上帝的仆人!你们的权势在他面前是受制约的!”说完,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那些人又开始低声议论,同时慌忙地在身上画十字。拉撒路低头看着火把上的唾沫,对他们不予理睬。

没有了山洞,士兵们轮流把头伸进去,好奇地看着他。
终于,拉撒路听到一匹骏马勒住缰绳时蹄声响起,同时锁链发出叮当作响的节奏。

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让开!让路!”火把闪烁着亮起,三个男人扛着囚镣走进了洞穴。拉扎勒斯缓缓起身,就像那排弩箭一样。他们进入洞穴后,把那堆锁链扔在拉扎勒斯面前的洞穴中央。

骑士仍然用胳膊夹着头盔,走上前去,向拉撒路交代情况;
“这些镣铐是用来束缚你的。要么接受,要么就地毙命。表明你的选择。”不耐烦的武器移动起来。

拉撒路回答说:“如果我接受,你们就可以杀了我,因为你们可以 你们会说我是魔鬼,已被俘虏。如果我拒绝,你们也可以杀了我,因为我拒绝了,你们会说我是魔鬼,已被杀死。”

骑士反驳道:“这些命令并非我所下,而是来自我的主人,朗瓜奈斯伯爵塞里斯·德·阿尔西库尔,这片土地的领主。他想觐见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在他面前保持克制。此外,他还下令不得伤害你。”

骑士走近一步,声音里或许带着一丝真诚的恳求:“我的主人公正无私,他的话就是真理。”

他捎来这些话:“如果你能帮他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发挥你的 嗯 才能,那么你就可以自由离开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拉撒路问道。

“我的主人没有明说。然而,他现在想和你谈谈。你愿意允许我们拦住你吗?”

拉撒路回忆起拿拉辛和基督里的穷人。他记得,拿拉辛相信教会承诺的自由,而穷人则坚信自己从未真正受过束缚。在他看来,信仰似乎让他们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他们都没有在应有的尊重面前坚守信仰。然而,拉撒路现在却站在一堆锁链前,或许此刻,决定他命运的,不仅仅是信仰。他心中只有一丝理智,一堆疑虑,以及一座山……

他心存信任,谦卑己身,任由士兵们将他铐上镣铐。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前,甚至在白昼,当拉撒路沉睡在洞穴地板上时,魔鬼被捕的消息就如同耀眼的十字军东征般迅速传遍四方,而且随着每一次口口相传,故事也变得越来越离奇。众多传闻中的最后一个是,撒旦被发现藏身于一个洞穴中,正在吸食被杀祭司的心脏,而一百名祭司……

人们在他被俘之前就已阵亡 在他向大地释放瘟疫之前。

自由人和契约奴、士兵、神父、妇女和儿童如潮水般涌向达尔西库尔城堡的大门。许多教皇的书记官前来记录历史,以便后世能够准确地讲述这段往事。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所有人 无论老幼、贫富、正直与否 都聚集于此,只为一睹魔鬼之王的真容。

似乎撒旦本人也将为他的一切罪恶受到惩罚。
违背造物主旨意的行为。

【第十三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